

古 本 通 俗 小 说

反三国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古本通俗小说

反三国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三国志/周大荒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7

ISBN7-210-01638-4

I.反…

II.周…

III.通俗小说,古旧小说—文学

IV. I 242.4

反三国志

周大荒著 王继权校点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50千 印数:1—5000册

ISBN7-210-01638-4/I. 324 定价:18.8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 (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正如《红楼梦》、《水浒传》有种种续书一样，《三国演义》也有不少续书。这些续书不尽是续貂之作，其中不乏与前书相颉颃者，并一同传之久远。民国初年的《反三国志》便是一部奇峰叠起、颇有趣味的续书。

新编翻案小说《反三国志》，系根据1946年上海大文书局版，重新整理出版。

《反三国志》，亦称《改正三国志》（一名《反三国演义》），六十回，卷前三篇序、两篇题词和一篇楔子，周大荒撰。

周大荒，湖南长沙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生。民国八年（1919）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军府作幕僚。作者幼年曾听三国故事而不满其中诸葛亮等人的形象，认为以诸葛亮的才能、忠贞、勤慎，理应削平南北，辅佐刘备统一天下，却因街亭一战而一蹶不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时此地又“感诸葛出兵天水之事”（张尧卿《反三国志·序》），决定：“取《三国演义》而尽反之”，“将一部二千年旧案，快意推翻”（《楔子》），始撰《反三国志》前三回。民国十三年（1924），周大荒应聘为《民德报》编辑文苑，乃逐日续写以连载于该报小说栏，达三个月之久。

这部小说从《三国演义》中“徐庶走马荐诸葛”写起，凭借《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名字，以游戏之笔而花样翻新，杂取了一系列攻防双方斗智斗力、紧张惊险的战例，杜撰故事情节，使诸葛亮、庞统、徐庶、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历史人物填愁补恨、扬眉吐气、大展雄风，战必胜，攻必取，杀得曹操、孙权麾下的兵

将卸甲丢盔，全面溃败，来寄托自己的感慨和思想。同时，作者“亲见烽火纵横之中，人民流离之苦”，而著此书塑造军事统帅诸葛亮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要求结束军阀混战而统一全国的某种愿望。

该书虽系游戏文章，但“所有人物，军事编制，作战进退，机谋策略，一应事情”，却“正当于理，相准于情，不违时代，不入新知，即采演义原来体裁，期以符合”（《楔子》）。书中所写大小战争，亦如演义的恢宏壮观，波澜起伏；所写人物，也大都栩栩如生，令人击节叹赏，过目难忘。由于作者才气纵横，学识渊博，且阅历丰富，经验良多，因而小说“针线细密，结构谨严，回环照应，首尾完具”（《张尧卿序》），确属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因此，它的整理出版，颇有一定的意思。

无庸讳言，本书自有子虚乌有之处，文学价值也不能与四大名著相提并论。

本书楔子文字噜苏，开卷读这种无聊文字，会令读者生厌，势必会影响读者的口味。第六十回，仅讲了作者本人的身世和一些生平经历，显然是蛇足。本书在重新整理时，除校勘标点外，对楔子和第六十回作删削。谨此说明。

目 录

第一回	省诈书水镜留元直	迎徐母孔明遣赵云	〔1〕
第二回	战江夏孙氏雪前仇	让荆州刘牧惩后患	〔15〕
第三回	借刀杀人周郎设计	因虚作实曹相兴兵	〔28〕
第四回	泄旧忿张绣投孙权	挫先声甘宁射乐进	〔34〕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陆破曹兵	矮张松东西贩蜀土	〔40〕
第六回	巡江上赵子龙得图	取汉中夏侯渊耀武	〔50〕
第七回	数抗命矫诏召马腾	联新婚开阁延吕范	〔61〕
第八回	战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关马超起报仇	〔72〕
第九回	曹孟德计阻临潼县	诸葛亮兵进白水关	〔80〕
第十回	马孟起间道人西川	管幼安捐躯蹈东海	〔91〕
第十一回	伏皇后授策传国玺	乔国老痛哭小东床	〔102〕
第十二回	贼归宁孙夫人不归	下密诏汉献帝不密	〔110〕
第十三回	铜雀台大宴论当涂	金凤桥爱子陈天命	〔116〕
第十四回	孙夫人雨泣葬江流	刘皇叔雪涕祭武担	〔121〕
第十五回	吴蜀仇讎阿瞒称帝	汉魏禅让子建出亡	〔127〕
第十六回	大复仇刘玄德兴师	小得胜夏侯渊败绩	〔130〕
第十七回	魏文长偷度子午谷	马孟起再入长安城	〔138〕
第十八回	修亲征魏武帝逞兵	雪积憾马超起奋武	〔145〕
第十九回	征旧部马岱旋武威	袭故智魏延渡壶口	〔153〕
第二十回	急援兵贾诩明联吴	扮舟商吕蒙暗袭蜀	〔160〕
第二十一回	赵子龙截江败吕蒙	庞士元巡城识向宠	〔164〕

第二十二回	张翼德血战夺方城	关云长兵威震河北……〔169〕
第二十三回	议迁都曹操还许下	领新军马岱出关中……〔176〕
第二十四回	孙仲谋两路攻荆州	赵子龙一军夺江夏……〔183〕
第二十五回	刘玄德正位汉中王	诸葛亮誓师长安道……〔191〕
第二十六回	老黄忠奋威败徐晃	勇姜维设计赚曹真……〔197〕
第二十七回	诸葛瞻越险夺龙门	司马昭藏兵匿少室……〔204〕
第二十八回	张文远反攻围方城	庞士元智救裴郑鄂……〔212〕
第二十九回	刘玄德驻蹕荆州城	徐文向失机沔阳县……〔220〕
第三十回	仙桃镇徐赵大鏖兵	皂角市关张双纵火……〔226〕
第三十一回	斗三将许褚丧淝池	陷重围徐晃弃函谷……〔233〕
第三十二回	偃师县曹彰战马超	黑石关黄忠败张郃……〔240〕
第三十三回	除虎狼射杀满伯宁	藉雉媒招降诸葛亮……〔249〕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许昌大会议	孙仲谋鄱阳小阅兵……〔257〕
第三十五回	犯桂阳虞翻夜撤师	收零陵蒋琬宵临敌……〔264〕
第三十六回	大凉山孟获慑疑兵	三连海吕凯擒蛮帅……〔271〕
第三十七回	赵子龙麾兵九里关	马孟起烧粮孟津驿……〔279〕
第三十八回	炸新安诸葛试地雷	拒洛水司马掘天堑……〔286〕
第三十九回	洛阳城汉魏大交锋	孟津县许典双败阵……〔293〕
第四十回	游洛水诸葛亮赋诗	收合肥孙仲谋传檄……〔300〕
第四十一回	徐文向尽节死新蔡	曹孟德临命涸漳河……〔308〕
第四十二回	刘玄德略地驻南阳	赵子龙决水灌临颖……〔316〕
第四十三回	败李典赵云入许都	炙华歆马超掘疑冢……〔323〕
第四十四回	张文远凭城殉叶县	司马懿拔队退延津……〔330〕
第四十五回	出上党马超袭安阳	渡荥泽张飞战原武……〔337〕
第四十六回	邢台县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长捉程昱……〔345〕
第四十七回	公孙渊献俘幽州城	司马懿坐困延津县……〔355〕
第四十八回	刘阿斗遇刺江陵驿	吕子明分袭封邱城……〔363〕

第四十九回	濮阳城三国大交兵	章邱邑二将深入敌……〔370〕
第五十回	吕子明战死濮阳城	司马懿退屯东阿县……〔378〕
第五十一回	救东阿曹仁双中伏	破馆陶于禁再被擒……〔383〕
第五十二回	定山东诸葛亮归天	失江北孙仲谋殒命……〔388〕
第五十三回	黄公覆殉节九江口	张翼德驱兵采石矶……〔396〕
第五十四回	白门鼓角将帅成功	黄海楼船君臣共命……〔402〕
第五十五回	赵子龙按甲定闽瓯	蒋公琰督兵收交广……〔410〕
第五十六回	楼桑村树萎殒真王	柳城塞秋高来敌骑……〔415〕
第五十七回	刘王孙正位继中兴	庞丞相序官复旧制……〔422〕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赏	划军区四督镇雄边……〔429〕
第五十九回	马孟起衣锦返西凉	曹子建悲歌行绝塞……〔433〕

第一回

省诈书水镜留元直 迎徐母孔明遣赵云

话说千古相传，那来信史？人生在世，必重人伦。我国有五千年历史，肇造民国，只十余年，以前岁月，都为君主一味专制自私，乌烟瘴气，大家眼热，自然皇帝斗个不断，此仆彼兴，你争我夺，真是改朝换代，杀人如麻，篝火狐鸣，挥戈问鼎，一登大宝，新的称天命，旧的诛一夫，新的附凤攀龙，旧的除根斩草，夸说兴朝，自称盛德，沽名钓誉，便又来修前史，猫哭老鼠，本为哄人，哪里信得？若问执笔之徒，不是前朝旧臣，便是新朝功狗，战栗归命之余，匍匐天威之下，一个良心早丧，一个气骨毫无，一般都是不识人间羞耻之夫，阿谀求容，模棱固位，自保性命都来不及，哪还顾得后世唾骂，敢不歌颂新朝，贬削前代，内讳外讳，以辱主知，不但十分避忌，且须百般附会，才能著成一部加官进爵录，仍莫测天颜喜怒，要他去学董狐，真无这种胆量，自求独有千秋，尤无这种心肝。如此一来，一代史书成功之日，便将前朝史迹遗存的一点踪影，一并化作灰飞，送上云端。所以古往今来，并无信史，除起枯骨而问之，或尚能言一二，此外觅遍人间，恐竟不能得到只字的信史了。有心人痛心疾首，乃著野史，以遗后人。读书之士，好古敏求，因重野史，不厌多读，枭雄辈出，知正史欺人之力日微，复依正史，亦著野史而乱之，于是野史又不足信，其足信者，皆不同于正史者也。即如《三国演义》一书，迷人最甚，其大体同于正史，而称诸葛将才，非附鬼神，即同儿戏，安危大计皆失之，诸葛殆不如此，是此类也，盖不足信云。

说到人伦，亦以帝王之故，后增为五，古者朋友自抑，以君臣相谦，动曰主臣，帝王既起，假名为用，圣人垂君臣之义，比于朋友，不许人君妄自尊大，是君臣子不过称谓，伦常合于朋友，本无此伦，意出诸上而冠于首，岂不大谬！卒以人生只有四伦，民主一作，不倒而倒。其余四伦，人既不能一日无家庭，复不能一日无朋友，自不可灭而必重之，苟违此义，无异自弃于社会，天地虽宽，何以自立，故忘恩负义，弃亲卖友者，将必无地自容。

《三国演义》称徐庶怀才不遇，市上佯狂，杀人报仇，荐贤走马，固豪杰也。而感刘知遇，致身图报，忽将其母忘为将护，生被程昱冒充手笔，逛入许都，致成不忠不孝之徒，而死老母，与王陵赵苞辈，一例抱恨终天。其择交不慎，知母不明，谋人不忠，事贼不智，何至如是。虽说才人疏忽，策士纵横，但抱各为其主之心，都无推己及人之念，而徐庶既亦人材，不当竟至如此不可收拾也。有谓古之谋臣，即今之政客，类多奚刻尖酸，不留余地，方以类聚，始及程昱，阴谋无后，鬼神所忌，宜蹈此报，此仍过信乱真野史之言。比游京师，于烂纸堆中，市得古本三国旧志一册，所言三国战争，诸葛、徐庶一切行动，均不同于相传之《演义》，三国结局，且不同于正史。后有跋，跋谓“三国史籍，亡于五胡乱华之秋，世传正史，出于伪作，胡恶言汉，故以天下属魏，魏者伪也。又以故老相传中兴，流在闾巷，不可尽掩，则于昭烈书正统以乱焉”云云。是三国野史，其真者尚在人间，亟思以广流传，惜早佚失前半，其书自赚徐母入都始，亦不知何人所作，要自可信，爰参酌而录传之，更名《改正三国志》，以别《演义》。

书归正传。却说曹操听从程昱之言，将徐庶母亲逛入许都，教程昱好生侍奉，赚到手笔，假造徐母家书，不言曹刘短长，只说年老多病，久不见子，倚闾深念，寥寥不过数语，加缄封固，差令在馆侍役，与庶同族的一名乡人，教以语言，许之归来重赏。此人

小名狗头，心术素坏，贪金声诺，去到新野，来赚徐庶，改事曹操。当下收书领命，辞过程昱，径奔新野而来。一路夜宿晓行，不数日，已至新野，投书求见。

时玄德正因单福军师说起，当世贤材，有琅琊诸葛亮，襄阳庞统，人称伏龙凤雏，皆具经天纬地之才，治国安民之略，均在此间襄阳山中高卧，极力推荐。玄德大喜，立备二份厚礼，命关羽往南阳卧龙岗，聘请诸葛孔明先生，张飞往襄阳庞德公处，聘请庞士元先生，并嘱县中预备迎接。关张领命。单福军师又嘱咐二人不少言词，亲自送出门外，候其登程去讫，回身进内。不到一刻，忽见县役走来禀报，外有军师乡间人，说奉徐老夫人命，来见军师。单福闻言吃惊，即令引入相见。来人礼毕，呈上书信一封，单福忽睹封面老母手笔，眼中泪落。玄德不知何事，慰之道：“军师勿忧，曷拆此书视之？”单福将信拆开，上写：“闻汝近佐刘使君，十年游荡，幸可立身，老身为曹公迎至许昌，年老病深，恐难相见，……”以下字迹，顿然模糊不明，似老人手颤所书，不可复识。单福读罢，挥泪痛哭不已。玄德对坐相感亦欷歔不置。

单福哭罢，问来人道：“来时太夫人进膳如何？”狗头道：“小人来时，太夫人思念军师，日止一粥。”福闻言，愈觉悲痛，对玄德曰：“福不材，本欲佐将军共图大业，今老母被囚，方寸已乱，不能更在将军侧矣。敬启将军，仆实姓徐，名庶，字元直，颍州人氏，因杀人出走，变姓名为单福，蒙将军不弃，获侍左右，将军大仁大义，定不忍庶母以庶故，囚死许昌，倘令庶得见老母，德恩如山，没世不忘。”玄德惨然道：“军师何出此言，备一时疏忽，未能奉迎太夫人，致高年而入许都，军师又无兄弟，备何敢以一己遇合之私，妨军师大伦天性之孝，只乞少留祖道，以申微恋，军师即可摒挡一切，早赴许昌，侍养承欢，同为汉臣，何须介介。”庶闻毕，甚感玄德光明恳至，十分仁义，不觉流涕下拜。玄德伏地相还不迭，

便命左右治酒，与军师饯行。

酒过三巡，人报赵云巡防回城，进见玄德。玄德命云入席相告，并告所以。云以前破金锁阵时，得知单福才高，大为叹服，忽闻将行，心中凄然，面含不舍，庶亦服云，甚为投契，相对更觉感怆。酒筵未毕，天上乌云四合，忽然大雨倾盆，一连三日三夜，庶不得行，新野城中，水潦纵横，城外更泥深没膝。徐庶见母心急，不顾所以，天色稍晴，便辞玄德，带一随从，与狗头上马出城。玄德与赵云、孙乾、简雍及全县僚属人等，送至城外，犹自依依不舍，徐庶拭泪阻之。玄德见不能再送，一时悲从中来，不觉放声大哭，一行人无不落泪。惟有下书狗头，见徐庶果能中计，不难获赏，心花怒放，面上独呈喜色，却被赵云看入眼内，忍住未言，径同玄德等与徐庶洒泪而别，随护玄德，一同还城，只心下狐疑不已。玄德回城后，仍命赵云出巡属地，云领命。因一人愈想愈疑，觉得必有别因，惟恐徐庶在路，有何不测，且不去巡防地，连夜单人独骑急急出城，竟暗地追踪徐庶而来。

却说徐母应该五行有救，这下书人狗头，原是个乡下农夫，向未骑惯马匹，又遇大雨新晴，泥泞路滑，深不见路，只随徐庶马后追赶，行至一处，路有大石，庶马越过，狗头慌张驾驭，马性忽劣，前蹄一起，马如人立，前足方落，后股猛然朝上一掀，登时将这狗头从马上摔成筋斗，跌在石上，两只狗腿，顿时骨断筋折，受伤甚重。徐庶在前闻声，勒马回视，救之不及，急于见母，顾他不得，忙令从人就近寻一人家，留给养伤费用，嘱其在此安心将息，俟伤愈再行起程来许，加上一鞭，两骑向前，如飞去了。

却说赵云飞骑来赶，追了半夜一日，未能赶上。次晨早发，走了二十余里，仍旧毫无影踪。下马向土人动问道：“此地何名，可是赴许昌大道？”土人道：“此处地名长秋镇，正是许昌大道。”赵云又问道：“前有三骑，何时过去，曾否见着？”土人道：“不曾。”忽

中有喜发俏语者，从旁臚言道：“我见马有三匹，人却两个，只恐不是。”云心异，细加盘问。那人道：“有一人在此养伤，那二人已自去了。”云益惊道：“军师危矣！”因乞指引人家，急往视之，则下书人也。胸怀复动，略示安慰毕，便央土人抬新野。来到营中，云先入帐，喝左右将那人扶上。只见那人面色大变，云盛怒道：“速将此贼，与我碎剐报来！”那狗头匍匐入帐，正心中忐忑，一声令下，吓得魄胆皆飞，大呼冤枉。左右一拥上前，便来捆绑，云又止之，怒问道：“尔奉何人所差，敢来新野行事，尚有何冤？”狗头泣道：“小人不敢有诈，将军恕之。”云厉声道：“送别徐军师时，而汝在旁喜形于色何也？尚得敢言无诈！”狗头停泣，赧赭视云，半晌不语。云忽色霁，取案上令箭，一折二段，示之道：“尔将许都来此实情，从速直说，便看军师分上，更当为汝疗伤，我若斩汝，有如此箭，再敢隐匿丝毫，便须行刑。”狗头抢地哭道：“愿将军饶我，小人之来，固程公之命也。”遂将假书来逛，前后情事，详细供明，咬牙切齿，深恨程昱。又因创伤大作，呼痛不已。云令左右牵下安顿，即驰县衙，来报玄德。

赵云刚至衙前，只见张灯结彩，遍布衙内，略问门役，始知云长已将伏龙聘到，悬彩迎接，现已在内。云急步入二堂，恰遇云长抢出门侧，撞个满怀。云长道：“子龙何事慌张？”赵云道：“闻伏龙至，急欲入视其人何如，公亦如此慌张何也？”云长笑曰：“前来告子知耳。”相与大笑。云遂将心疑追庶，获到狗头始末，及已供明行诈，一一语知。云长深爱徐庶，闻云言，尤为着急，忙携云手，回步入内，侧首语云曰：“人言诸葛有神机妙算之才，胸多奇计，今已来此，曷即以此事试之？”赵云道：“军师之去已远，如能将军师追回，老母救出，破操诡计，我辈方可心服。”云长颌首。

两人挽臂，进入后堂。赵云参见玄德毕。玄德引云前谒伏龙道：“此诸葛先生也，吾新军师，天下奇材，宜共师事之。”孔明逊

谢。云礼罢，与云长一旁就坐。孔明四顾，不见徐庶，说道：“子龙将军，四海交称英雄，闻名已久，幸获识荆，使君帐下文武贤材，皆已覩面，亮何幸焉。故友元直，独安在也？”玄德因以徐母来书，庶已还许告之。孔明闻而大愕，顿足长叹道：“噫，元直母子将骈死矣。”玄德甚惊，问道：“先生何出此言？”孔明道：“元直母性刚强，深识大义，使君仁义，与曹操权奸，天下共见，贤如徐母，岂愿招子事操？身在樊笼，来书有诈，元直急不加审，一至许都，徐母必怒其子不知母，复愆其不明不智，轻于去就，怨艾交萦，益之以怒，徐母必自戕矣。元直孝母，何能独生，故曰将骈死也。”

云长、赵云在旁闻言，不觉抬头举目，示意而笑，二人均暗暗心服。云急将追赶元直，讯明狗头，一切情由，陈说明白。玄德如梦方觉，一时情急，手足失措，急道：“备无状，不能辨伪，又未坚留元直数日，以待先生之来，致入奸计，是我负伯仁，备之罪也。今得先生料事如神，必有奇计，能解元直母子之厄，出备于罪，敬屈先生即就军师之位，设妙策而救之。”言未竟，起身拜倒于地。孔明伏谢说道：“亮与元直，情逾手足，安敢袖手不救，愿使君勿虑。惟元直行已几日？”玄德喟然道：“三日余矣。”孔明道：“去幸未远，若元直于路，能绕道往别水镜，水镜先生，必省伪书破绽，而留元直，此天幸也。所虑心乱不往，则失之而亦远矣。当为两顾之计，此非二将军亲往不可。”玄德即请上坐发令。孔明鞠躬入座，召云长至前道：“二将军赤兔马，日行千里，一日间便能追及元直，惟须先过水镜先生庄上视之，如不在彼，再奔许昌大道追赶，必令同回。”云长领命，飞身上马去讫。

孔明顾玄德道：“前败曹兵，所得曹仁、李典营中令箭，及军士衣甲何在？”玄德即命人在库中取出呈上。孔明就案，修书一封，唤赵云近前道：“将军持书，混入许昌，亲投徐母，徐母自能依计脱身。当令云长领兵前来接应，沿路小心将护徐母，一过叶县，

非君之责，不得有误。”并告以如此如此。赵云大喜，领取曹兵衣甲数副，令箭一枝，接函遵命，改扮去讫。玄德至此，心下释然，即请孔明后堂饮酒，为军师接风。孔明笑道：“即日士元当至，须先烦其随同翼德三将军，暂驻襄阳，提防曹兵复仇，可嘱缓来新野。”玄德依言，又命孙乾送信去讫，乃一同入宴不题。

却说徐庶心乱如麻，领路的人，半途跌伤，失去向导，于路马不停蹄，急急前进，渐至迷路，走入岔道，却误向荆州方面而来。前途忽见一溪，来到溪边，所有上下桥梁，乃被雨后大水尽行冲倒，一眼看去，却无渡船，乃下马徘徊，不知已至何处，忙觅土人问之，以便求渡。土人道：“此乃儿童能道之檀溪，最是有名，而先生不知，何也？”庶大骇道：“为何竟绕至此间？”因念狗头不止，更不知伤势何如，憾与从人皆不甚识路径，如此何日得到许昌？知不可渡，策马前行，心中闷烦，人马皆已疲乏，远远望见司马德操庄院在前，因思入内作别，稍以歇足，更求觅一引路之人，免致再误。进得门来，只见水镜先生适与崔州平，正在草堂之上，相对弈棋，承彦一旁观局。忽报徐庶来到，三人辍棋揖坐，童子献茶毕。水镜道：“元直不居新野，以辅皇叔，来此何为？”庶告知一切。水镜道：“太夫人手书安在？”庶自贴身取出，示之。

水镜接书，略一阅看，展颜大笑，掷书于地道：“元直生性聪明，乃被人掇弄至此，可发一笑。”庶就地拾书，再加细视，仍不能明，瞠目而视。水镜道：“此伪书也，太夫人病中手书字迹，前文既不得若是端整，后半又不能如此模糊，显为冒仿售诈甚明，何竟不省耶！”庶闻水镜指出疑窦，十分有理，乃恍然大悟，更将手书笔迹细察，不但模糊之处，故意做作，容易看出破绽，即其端整之字，亦有数处点画，与徐母平生手迹，大不相同，明系为人模仿，更无可疑，不由自悔心粗，由惭生恨，遂谢水镜道：“非公指教，庶惟一意忧母，蔽聪塞明，将永堕雾中。今幸半途察破伪书，然如此

奸谋，是非欲致庶赴许不可也。不赴则奸计将更深，老母必更危，方寸今已更乱。庶意无论真假，以去为是，乞公为庶更展一筹。”水镜道：“不可去也，去将再误。”庶曰：“能缓老母，可顺奸心，庶至而操之谋息矣，何至再误？但求老母得安，庶得一面，死且甘心，奈何不去？故今虽省伪书，必仍赴之，庶志决矣。”

徐庶言讫，即欲起行。水镜厉声道：“元直岂真不知母者乎，何一愚至此？操谋能息，母不能全，王陵赵苞之事，盍细思之。”庶始如受棒喝，悚然退坐，不觉泪如雨下，重揖水镜，深谢之道：“庶知罪矣，真几再误，使庶不陷于不孝，皆公之德，永不敢忘。”水镜复从容笑言道：“此本不难知，必操曾求手书而见拒，始谋以伪书来诳，能拒则不危，未拒则不伪，吾于此书为伪，而尽察之。元直心神大乱，尽失智计，故失察耳。要知万不可赴，赴则母激怒而子陷阱，祸均不测。元直在外，吾料操断不敢危太夫人，以自急其敌，使于君外更益一母，厚树深仇，操不为也。或更谬为恭顺，奉养有加，存恤周至，外沽名而内结恩，收买人心，舍此将无他策。故今不赴，母子终能相见，今赴则子固欲见母，母或不欲见其子，将如之何？自速其危，无法可救，事有不忍言者矣。既识其谋，必反其智，乃即使操代吾子职，令之大失其算，有何不可？操致人不得，反为人致，从此老奸之魄褫已。”言竟，哈哈大笑。又道：“元直今可决其不去，而明高祖之得天下，始于杯羹，所谓反兵上智乎？”徐庶收泪感佩。黄、崔亦俱拜服，及闻水镜此言，亦同声来劝徐庶勿去。庶曰：“先生推不匮之仁，明全孝之义，警其昏愤，教以智计，迷梦为醒，茅塞大开，庶何敢去？独老母不出虎口，人子之心，终虑其危，是以深思未答耳。”言讫，趋水镜前下拜说道：“惟公怜而救之。”水镜急起道：“元直不必如此，吾知元直，母不得出，智不再生，亦将无以辅人，亦为筹之熟矣。复坐，吾将语汝出母之道。”

正言间，鸾铃响处，童子飞奔而入，正欲启告，水镜闻声，抬头一看，道：“来矣！”忙起相迎，则云长自外迈步而进，入门未及为礼，一眼先见元直，凤目大展，喜道：“军师果在此间，诸葛所料不差也。”于是礼毕。水镜急问道：“二将军奉有何命而来？”云长道：“羽奉兄长与卧龙将令，来请元直军师，速回新野，原书有许，不可赴许。羽尚奉有他令，即请偕行，不得耽搁。”水镜道：“容更相问，孔明到已几日？”云长道：“两日。”水镜即顾徐庶道：“元直速行，不出十日，太夫人至新野矣。适所欲语，不必再告，诸葛已代为策之，更胜吾计，速去速去，可问二将军尽知。”云长笑而不语。徐庶将信将疑，无精打彩，只得辞过水镜及黄、崔二公，同云长一路上马出院。云长于路说道：“军师自遵故道回行，羽不再陪。”言讫，怒驰神马，所投博望营中而去。徐庶目送云长去远，亦携从人，重返新野，与刘备、孔明相晤不题。

却说徐母自被曹操诳入许都，程昱不时至寓探问，不甚寂寞。这时程昱算计已定，自得手书笔迹后，十余日已不前来再献殷勤，徐母门前，自是日加冷淡。一日黄昏，徐母膳后静坐，忽报程大夫差有军士送信，并衣物前来，有话面禀。徐母命进，来人罄折呈上书信一封，衣包一个，退立于旁，恭敬候命。徐母高坐堂上，早睹来人昂然入内，身材雄武，精爽非常，心羡程昱手下，竟有如此军士，又见进退中节，十分知礼，不禁亦为改容，略问大夫起居，然后拆信观看。看毕，仍向来人打量一番，点头称叹，徐徐言道：“程大夫请我过府散闷，可有车辆在外？衣服现可不用，仍请带回。”军士禀道：“车辆备妥，现在门首伺候，即请太夫人发驾。”徐母颌之，略嘱侍女小心门户，并不开动衣包，正眼一视何物，即将原包，退还军士，令其引路，出门登车。军士随跨车沿，加上一鞭，那马拖着车已飞驰前进。

徐母在车，暗自提防，留心外视。却见此车两三弯转，避去热